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二十九回 大臣展才評戲曲 名將發怒哄歌樓

話說戴錦江在蔣家親看見蘭香因毓宅鬼案的牽連，被陰差捉了，心中正在害怕。走出門來撞著沈明，被他扯住，口口聲聲說什麼活不了，又是什麼連自己也不得乾淨，由不得大驚失色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沈頭兒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你在毓宅這件公案裡面究竟作過弊沒有，我雖不大清楚，但我姓戴的卻是毫不相干，你拉我作甚！我又不是佛爺，怎能救你的命！依我看來，你若問心無愧，決不這般著急，只恐難免有些首尾。自古道：人心易昧，天理難欺。你的報應來了，方才後悔，未免太遲了。」沈明聽了，只急得暴跳如雷道：「戴老爺子，這叫怎麼說話！索性給我證實了。我還盼你救我，你簡直把我葬送了！我的命只有一條，我和你拼了！你打人命官司去，到那時節，看你推得乾淨推不乾淨！」他正在迸跳，只見戴錦江的幾個徒弟來了，嚷道：「找著沈明瞭！原來在這裡和先生鬧呢！我們快些打東村。」一聲吶喊，攏將過來，按倒沈明，七手八腳著力痛打。只打得沈明殺豬也似喊叫。那看熱鬧的閒人早已圍滿。

戴錦江弄得莫名其妙，連忙喝住徒弟，放起沈明，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打架？」徒弟道：「今年上半年毓宅堂會，便是打住戲辦白事的那一次，是沈明找的人。直到今天，一個大錢也沒見著。我們到沈家問時，沈明說毓宅死了太太，扣了戲價。後來毓宅辦第二棚喪事，有人在毓宅打聽得戲價實在發下來了，在蔣老闆手裡。我們又去問蔣家，方知這筆錢落了沈明的腰包。除了張奎官張先生的一份，他已送去，剩下的獅子大張口都給吃了。我們去要，他不但不承認，並且指柳說槐，把我們痛罵。我們正要捉他，不防他給了我們一個眼錯冷鍋貼餅子，卻是溜了。我們一直從他家找到此處，恰好撞著先生。請問先生，這小子該打不該打？」錦江道：「我的錢也沒見著呢！怪不得他扯住我嚷，原來被我的徒弟趕落著了。我方才驢唇不對馬嘴的一番話，不料戳了他的心，他竟同我跳起來。我卻不生氣。要知如今是有天理的年頭兒，神明報應，活龍活現，真正可怕！有道是饒人是福，我們不必打他了。他吃這筆錢也發不了財，我們哪裡也掙得出來。若是實指著他這幾文，恐怕早餓乾了。我今天有些乏倦，明天再會。」說著轉身走去。眾人再找沈明，不知什麼時候又吃他溜了。只得各自回家。

看的人看了半晌，究竟看不出個頭緒，也隨著散了。

那沈明為躲這伙人並那日唱戲的大小各角，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。蘭香的喪事，他也始終沒有露面。鬼鬼祟祟的混了好幾個月，眾人把此事漸漸放慢，他才重複出頭。

過了幾年，恰值素老衙門宅堂會。也不用班底，散約名角，又是沈明在後台管理一切。

這明宅是大手筆，極捨得在戲班裡面花錢。卻是當面開發，不一定由頭目經手。眾伶個個歡喜。沈明卻免不了背地抱怨，說道：「這一家子這種辦法，大大的不妥。若別的大人老爺都學會這一套，我們當頭目人兒的可苦了。反正天作有雨，人作有禍。似明老頭子這等的意狠心毒，絕我同行的衣食飯碗，早晚總有點不痛快的事到他頭上。」眾伶聞知，道：「哪一次明大人不格外體恤你們這清裝打扮的角色？你比誰也沒少掙！何苦說這些話。」沈明想了想，良心發現，方不言語。

這日，張奎官唱了一出《一捧雪》。那扮莫太常的喚作王九齡，是四喜班第一個老生。雖是一根台柱，這些邊邊沿沿，似那《蟠桃會》的呂仙，《取金陵》的曹良臣，沒有他不會的，也沒有他不唱的，也沒有他唱不好的。不愧人稱好老。那扮嚴世蕃的喚作葉忠定，也是二花臉中一個大有本領的人材。那扮戚繼兵的是二路老生董文，表字翼龍，後台順口叫他一聲董二老爺，四喜的零碎中他也要算頭把交椅。連雪娘子也用的是四喜班的掃邊旦，湯勤也用的四喜小花臉。只因他們是熟手，配搭嚴緊，眾伶人十分賣力，把一齣戲的古人都唱活了。

明侍郎道：「這出《一捧雪》，也是從崑曲翻出來的。我曾見過原本，題著『一笠庵新編』，只忘了他的名姓。」旁有一人道：「是吳縣李玄玉，自號蘇門嘯侶，生平作了三十一種傳奇，似那《占花魁》、《千鍾祿》、《麟麟閣》，都是此君手筆。」明侍郎道：「不錯，是的。他這《一捧雪》上下兩本，每本十五出，刻板極精，流傳甚少。人所常見的只有《綴白裘》選的這幾出罷了。他那原本裡，這女的叫作薛豔。第一出『談概』，末角唱畢一支『木蘭花』，一支『鳳凰台上憶吹簫』，便念四句題目正名。第二句道是『捐軀僕，恰配享這千貞萬烈的薛豔娘』，是老大一個憑證。不知何時改作雪豔。據說這件事並不甚真，這莫懷古，《綱鑑》上面是沒有的。我曾聽沈經笙尚書談起，當日太常寺正卿喚作沈漢，便是經笙尚書的祖宗，得罪嚴家是為了宋朝張擇端畫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，不是玉杯。沈太常只是個廷杖的罪名，沒有問斬。這張圖畫，至今還在沈家祠堂藏著。只《綱鑑》中也不甚詳悉。這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我又從海澄公黃家見過一張，也說是嚴家收過的。不知究竟如何。」座間一位文詒諂的先生道：「此事餘亦聞沈氏子孫言之，當非虛謬。黃氏所藏，疑即偽本。沈漢《明史》有傳，果為直臣，乃明神宗朝秀水李太僕日華撰《味水軒日記》載《清明上河圖》構禍始末，止雲王（予）不及沈漢，太僕去嚴、沈未遠，不知何以乖舛，日記未刻。雍正癸丑，其曾孫（彥含）（晉）嘗重為手錄，字極仔細。餘曾寓目，今歸仁和葛元煦自號嘯園主人者矣。葛與餘頗相友善，其為人好刻小書，終當梓行。劇中莫懷古既為寓言，則薛豔、雪豔可勿深論。而雪豔二字，較為流麗。至於《綱鑑》，作自溫公，《綱目》作自朱子，明人袁黃《歷史綱鑿補》，國初吳乘權《綱鑿易知錄》，竟治凍水紫陽為一爐，甚且托各鳳洲，不為典要也。」

侍郎聽他滿口咬文嚼字，如同作筆記一般，全然不是說話，便拱手道：「足下真個出口成章，不愧名儒。但今日是個戲場，你我不必講書，還是談戲。這出《一捧雪》雖是改了亂彈，『代戮』的曲牌仍用昆戲原來的那一套，一些沒改，最蹇場面，不是可以蒙事的。」

說話間，《一捧雪》已演至「代戮」。侍郎道：「不會看戲的，只認莫成是正角，不曉得這雪娘子也很吃力。那三慶班的田寶琳，是青衣正工，不算零碎，程長庚這一出是他配演，便知並非容易。今日這個旦角年紀甚輕，扮相不錯。我曾見他演過的，倒還下得去。」眾人便一齊仔細在旦角身上留神。只見他散著一縷頭髮，紮了腰帶，跪在地上用磕膝行走，梨園行活叫作「地磨子」。那兩個劊子手推了莫成大大的走了一個圓場，旦角的地磨子也磨了一個圓場，並且一面走一面叩頭，那頭髮線尾卻不紊亂。看來功夫不差。等到斬了莫成，旦角搶過采頭，唱那一支「越調」，口中大字分明，比那一句不哼胡亂嚼的強得多了。侍郎拍案叫好，這些人也隨著誇獎。只那全不懂戲的是一詞莫贊。那懂而不懂的半瓶醋，卻甚是不服，道：「這又沒有大段西皮二黃，實不知他好在何處！」

這一出演畢，底下哪一出將出出門，有個官兒挨至侍郎跟前，低低的說了幾句，侍郎不由得變了顏色。此時，文索正立在侍郎背後，侍郎看了他一眼，拂袖而起，走將進去。一會兒，明宅僕人跑來道：「老爺請劉都老爺有話商量。」那劉都老爺在廣座之中，答應一聲，隨著僕人走了。

這裡，賓客料不是什麼好兆頭，陸續各散。戲也打住了。這一宵，明侍郎竟破了老例，沒傳眾人人內陪坐，只和劉都老爺交頭接耳說到天明，才放劉都老爺回宅。

次日，眾伶各自出城，做他的生意。

不數日，文索因開設典肆，與民爭利，被御史劉恩博參奏，奉旨革職。

京中一般伶人聞知此信，少不得要到明宅探望。卻見明侍郎十分坦然，大家都贊大人真有度量。他只搖頭微笑。內有曹春山說道：「這事頗有蹊蹺，劉都老爺不得第的時節，在大人府上就館，入了翰林，依然在此教書。小兒曹（彥雲）來到這裡，劉都老爺還說要收他作個門生。直待轉了御史，才搬出去的。大人和他交情不薄，他怎的參起大爺來了？這個人的脾氣，實是有些古怪。」侍郎道：「我兒子自己不謹慎，焉能怨得劉博泉。況且博泉參人，專開玩笑。有一次，奏折內道：『奉天將軍崇實到任以來除不貪

賄賂一無所長，府丞松林除貪賄賂亦一無所長。」諸如此類不止一遭兒了。今番卻是正正經經據事有言，一句挖苦人的詞兒也沒有，總算留我父子的面子。你們是不曉得，只怕博泉若不講交情，未必肯上這個摺子。」眾人聽了愈加佩服。只聽了這一句卻是十分費解。又坐了半日，退將出來。

曹春山便到小書房來看文案，只見文案坐在一張琴桌旁邊，同個玉人兒講話。那人正是怡雲堂的主人王絢雲。春山向前施禮，文案讓他坐了，問道：「曹老夫子今天怎麼不下戲館子？」春山道：「今天館子沒派我的戲，我是官工兒。」文案道：「近來我沒有出城看戲，不知買賣是哪一家興隆？」春山道：「三慶、四喜都還不錯，春台就差了。」文案道：「本來四大名生段景全、張二奎都已先死，餘三勝到天津去唱《洪羊洞》回來，他自己也認真和楊六郎一般無常到萬事休了。士大夫有兩句挽辭道是『菊部無人惟喜子；梨園減色止長庚』。若論張喜子豈是長庚對手？況且三慶又添個楊猴子，自然買賣是不差的。你們四喜角色整齊，又搭著司坊的小孩，拈闌唱戲的很多，聽主兒諒必少不了。春台是武戲打頭陣，那武戲警行不警戾，任你好煞也是白饒。要知戲是唱給戾把聽的，不是專唱給行家聽的。戾把多，行家少，不來座兒焉能甚佳？就連唱文戲的算在一處，總得有幾分吃得住戾把的地方。老生不妨驢旦角腔兒，青衣不妨偷花旦神氣，武旦不妨用武生身段，亂彈不妨帶梆子聲音。只要戾把不挑眼，便算紅了。千萬不必跟著延四大人去講求音律，講求字眼。任你講得天花亂墜，只他一人說好，於飯碗何益？」春山道：「這是大爺玩世之詞，我卻不敢附合。」文案道：「我怎麼是玩世？你若不信，拭目靜觀，我的話總有應驗。」絢雲道：「曹老哥想必為大爺參案來的？」春山道：「正是。我想內府官員開買賣的多得很，劉都老爺這件事作的真令人意想不到。」文案道：「功名原是身外物，提他作甚？只你們莫錯怪劉博泉，其中原因，連絢雲我此時都沒對他言明。諸位不必細問，日後自然明白的。」絢雲道：「你把我竟說作心腹近人了，我可當不起。」文案道：「什麼當不起？外面哪一個不曉得你和我最親熱？」絢雲道：「我是唱旦的，你少說這些話，被人造出謠言來，我太不合算。」文案道：「只要問心無愧，只管由他編派，《品花寶鑑》裡面，梅、杜、田、蘇，何嘗不是道義之交？」絢雲點頭不語。天已不早，春山起身告辭。次日，去到戲園，看見賬桌上登起牙笏，方知本班應了虎坊橋湖廣會館一本堂會。

到得那一天，春山來到湖廣會館，聽得鑼響，知已開戲。忙入後台，恰好那體仁閣大學士襄陽單中堂大轎也是這個時候到的。中堂出轎，僕人打開護書取出紅紙名片遞給本館長班舉著，把中堂引往戲台的這一邊來。眾京官早已到齊。那樓上女眷因怕沒坐位，差不多從五更天就擠滿了，兒啼女哭，比戲還熱鬧。

中堂坐不多時，長班嚷道：「曾大人到了。」便見些京官出去迎接。原來曾九帥新授陝西巡撫，今日是兩湖同鄉公請送行。當下曾九帥紅頂花翎昂然直入，京官左右相陪。九帥同單中堂見了禮，坐了客席。許多頭戴鵝蛋頂子魚刺翎子的戈什哈在旁伺候。九帥向單中堂道：「自從湖北任內引疾告退，已無心仕官，不料天恩高厚又蒙錄用。這陝西雖是一個小省分，卻與甘肅接壤，是回人出沒之所，非重臣宿將不能勝任。此去倒要勉竭駑駘，報效聖朝的知遇。」單中堂道：「今兄文正公文學武功照耀千古，大公祖又成一代元勳，古來諸葛三君也未能如此。」九帥道：「若論先兄道德文章，實在是不無可傳。只老中堂未免有過譽之辭，恐先兄在天之靈多抱不安。」單中堂道：「漢高帝有功人、功狗之比喻。令兄文正公不愧中興的一位功人。」九帥搖頭道：「漢初若無那般名將，焉能混一四海？漢高之言是作不得准的。」單中堂笑而不答。

後台來手戴著纓帽、抱了牙笏請九帥點戲。九帥接過牙笏一看，那上面寫的許多戲名，急忙裡真不曉得從哪一出點起，看了半晌，見那中間有《定中原》三字，即時點了。眾京官齊聲叫好：「這個戲名果是吉祥。況且又合大帥的身份，真個點的太好了。」九帥也甚得意。

來手人卻大吃一驚，不敢多口，退入後台去了。

九帥抬頭望那樓中婦女十分嘈雜，坐對單中堂道：「只因戲園不許堂客聽戲，因此每逢堂會便搶著先來。我聞得還不止是同鄉宅眷，並且因親及親，姑姑姨姨怕怕雲南福建一齊約請，總有廣廈千間也容他不得。那後孫公園安徽會館雖有戲樓，只因李少荃一人作梗，便沒有女客蹤跡。少荃軍功也只如此，究竟有些魄力，勉強夠得上一個大學士。比那尋章摘句，耳不聞金鼓之聲，目不見旌旗之色的伴食宰相，豈止上下床之別？」

他正說得高興，台上《定中原》已經出場。有那不相干的小生扮了魏主曹芳升殿傳旨，宣上葉忠定扮的司馬師，商議國政。不知怎的，司馬師拔劍斬殺朝官，魏主回宮。一個掃邊青衣旦扮了張後，董文扮了張緝，同魏主定計修寫密詔，四路調兵，要除司馬；大事洩露，張緝被殺，司馬師帶劍逼宮，當著魏主叱令武士把張後絞死。

演至此處，單中堂道：「我這才明白『逼宮』叫作『定中原』！這個戲名是何取義？未免不通。我輩作官人若喜歡看這樣戲，我便認他是有了異志。」九帥被他點醒，道：「哎呀，我大大的錯了！這齣戲實是不該點的。」越想越覺不安，霍的站起，向單中堂等拱手告別，翻身往外便走，戈什哈隨後緊跟。

將行至正面樓前，忽然樓上一道寒光對著九帥的臉直射過來。九帥閃躲不及，淋得一頭盡濕，鬚眉都帶了水點，覺得有些燥氣。擦乾眼睛看時，見個女眷抱著小孩在那裡把溺。九帥道：「誰家的婆娘，怎的把溺卻不看人，敢是瞎了！」那女眷大怒，放下小孩，抓起水煙袋望九帥劈頭就打。九帥急閃，那支煙袋落在當地，重複迸起，卻把九帥打了一打。眾戈什哈嚷道：「反了反了！怎麼冒犯起大帥的憲貨來了！」九帥也怒道：「老子殺人不眨眼！你怎的這等無禮？待我拆了這座樓，看你怎樣看戲！」那女眷道：「混賬！你想殺人，到你家裡關起門來殺吧，外人是不能殺的！怪道頂子是紅的，大約是人血染的！你說拆樓，難道樓下我就坐不得？」九帥氣得暴跳如雷，那樓上茶壺茶碗不住的往下紛紛亂砍。只鬧得戲也打住了。

眾京官一半吆喝樓上不許動手，一半作揖打恭向九帥賠罪。九帥忿忿的去了。這裡眾京官重複入座，開鑼又演。單中堂年紀大了，坐不住，也打轎回宅。這裡演至更深方散。

那單中堂睡過一夜，次日，將將起床，會館值年氣急敗壞的跑來道：「曾沅帥今早果然差了许多軍漢來毀會館戲樓，請中堂作主。」單中堂道：「我早知會有此事！沅甫氣量未宏，焉能容人！」便差僕人前去打探。那僕人去不到半個時辰，抱頭鼠竄而歸道：「不好了，四面大樓差不多都拆得土平了。」值年只急得抓耳撓腮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有約請兩湖同鄉去求沅帥。」單中堂道：「不相干，曾老九動了真氣，豈是可以勸得轉的？這位官太太也未免太橫了。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有辦法。」即取筆紙寫了幾個字，封在函內，著僕人飛速送往爛縵衙門湖南會館面呈曾大人親啟。

僕人領命，騎匹快馬奔到湖南會館，遞了進去。曾九帥接過拆開一看，卻寫的是「司馬師逼宮」五個字兒。沉吟了半刻，道：「咳！我固有氣，忘了昨日的荒唐，再若得罪京朝的一般士大夫，他們收拾我恰有機會。單地山畢竟在官場裡比我老練，思慮周到。這湖廣會館還算有些造化。」便一面發遣來人，一面派戈什哈喚回軍漢，不拆館了。歇過幾日，竟赴陝西。

這會館卻四面大樓已毀去三面，只剩那面肇禍的正樓，安堵如故。眾京官要重新修建，單中堂道：「我們何必得罪沅帥。修補之役，留待後賢未為不可。」即將牆垣修整，那三面樓卻是未曾重造。

這段新聞傳遍都下，便有人說道：「皇上腳底下無故折毀戲樓，恐怕不至吉祥。」大家聽了，也不深信。誰知竟被他說著。同治皇帝便於那年往太廟去了。只因未立子嗣，西太后立了醇親王之子為帝。這朝皇帝是西太后嫡親姨姪，卻是去世皇帝的從弟，尚在沖齡，仍是西宮太后垂簾聽政。那文武大臣都到內廷辦理喪禮，只有侍郎明善臥病在家，告假未到。這百日期內，眾伶人正有餘暇，齊來探望。